

蔡家冲的生死簿

丁迎新

听最有文化的老辈人说,每个村子都有一本生死簿,每个人的寿命,每个猪狗鸡鸭的寿命,连每棵树木花草的寿命,都在上面。谁也逃不了。不在上面,就说明不是这个村子里的,不归这个村子管。就像孙悟空的寿岁也在阎王的生命簿上一样。

儿时的我,是最怕听到死这个字的。

我看到过村里好几个老人莫名其妙地就死了,被放进棺材里,再被抬到山上。从此,他们就在山上了,不吃不喝不说话,更不回家。再过几天,连同棺材一起再被埋进土里,隆起一堆土,像是世上最小的山峰。据说,再过好多年好多年,连那小小的山峰都没了,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里还埋过人。

我一听,吓坏了,连忙抬起脚。我的脚下说不定也埋过人,我竟然踩着他了。我住的家里,我睡觉的床下,我走的路,种粮食的田地,我玩耍的山坡小河,世上所有的地方都埋过人。我们吃的粮食和喝的水里,都有他们的身影。

我之所以怕听到这个死字,是因为母亲制服不了我时,就用死这个字来对付我。她说,你要不听话,不争气,我不如死掉。死掉就看不到听不见,不用烦神,不用费心。我知道死就是消失,我不希望母亲消失。消失就没有了,我什么都可以没有,不可以没有了母亲。没有了母亲,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? 这些都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。也没人管我了,管我的冷,管我的热,管我的学习,管我的睡觉,管我的一切。那就跟一根草没什

么区别,长在野地里,风雨淋,霜雪打,没人心疼没人问。

我追问老辈人,那生死簿放在哪?

老辈人摇头。我问所有的老辈人,问中年人,问爷爷奶奶,问母亲。没人知道,反问我问这个干什么。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孙悟空能从阎王的生死簿上把自己给划掉,我为什么不能从我们村的生死簿里把母亲给划掉呢? 只要划掉了,就不会死了。母亲再说死都没用。

问急了,老辈人指了指天,说,掌握在老天那里。我们是看不到的。

我泄气了。天太大了,大得无边无际;太高了,高得看不到顶;太变化无穷了,一会蓝天一会白云一会晴一会阴一会雨一会雪,究竟长什么模样谁都不知道。上不去,摸不着,够不到,想和它说话,都不知道对着哪个方向哪个位置说。

找不到生死簿,但我知道了这个村子里谁也逃不过生死,不过是早是迟的问题。至于是早还是迟,不在我们自己决定,也不像考试的分数由老师决定,不像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由母亲决定,就跟收成一样,由老天决定。老天怎么决定的,我们无从知道。

再面对一朵花一棵草一只蚂蚁一只青蛙时,我不再随意地折磨和处

以极刑了。它们的寿命,恐怕还没到吧? 不应该死的。要是死早了,老天会不会不高兴? 会不会因此惩罚我? 老人们就经常说,恶有恶报,善有善报,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。随便就把它们处死了,这可是罪大恶极的事。杀人都要犯死罪的,要枪毙,这也是杀呀。它们也在生死簿里,跟我是平等的,都受老天管才对。只有老天才有资格,让谁死就死,让谁活就继续活。

家里来人了,母亲杀鸡招待。过年了,家家都杀年猪。我不懂了,不是所有的生命都由老天管着吗? 这杀,是不是违反了老天的旨意? 面对我的疑问,母亲不理。只是在杀鸡的时候,用刀尖在地上画个十字,边画,嘴里边叨唠着:你是人间一道菜,脱下毛衣换布衣。

我问母亲是什么意思。母亲说,杀它,是帮它超生,下一辈子不再当鸡给人吃了,要当人,跟我们一样。鸡和人之间,还能相互转换? 母亲说,人作恶多了,下辈子就当牛做马,给人骑,还上辈子欠的债。

书本上有当牛做马这四个字的,是说万恶的大地主把穷人不当人,专门欺负穷人,压迫穷人,当作牛和马一样。再面对牛和马,面对所有的猪狗鸡鸭,我小心翼翼起来,它们的前世有

可能是人的,只不过,是坏人,是恶人。所以它们现在才会受苦受难。我可怜起它们来,替它们惋惜和可惜。放着好好的人不做,去做了猪狗鸡鸭和牛马。活该,可恨,也可怜可惜。

如此一来,我又想明白了一件事。死,并不是消失了,而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东西。生,就是另外的东西重新来到世上。这老天太厉害了,站得高,看得远,拿着生死簿,世间的万物都掌握在手里,鸡毛蒜皮都逃不过它的眼。他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? 光我们蔡家冲,就有上百号人的,猪狗鸡鸭也有好几百,树木花草就更多了,多得数不清。

我又发现新问题了,村子里发生过上吊死的事,还有生孩子死了的,还有跌死的,他们又是怎么回事? 他们活着时,也没见他们做过什么坏事呀?

这个问题不敢乱问,连母亲也不能问。人家死得已经很惨了,再瞎说,会被掌嘴的。那就不问吧,闷在心里,自己慢慢想。再遇到想干坏事的人,我就会问他:你不怕下辈子变成畜生? 问得人莫名其妙,不知所以。

当我到了明白没有生死簿这回事的年纪,我反倒不甘心,应该有才对才好。不管是谁掌握着,只要不是人自己掌握就行。人,自己制定的规则是有限的,缺乏有效的约束力。你不服我,我不服你,司空见惯。那就让另外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来适当约束和控制一些,未尝不可。

人类自己似乎也早有醒悟和定论的。比如那个天字的写法,人只是相互支撑而存在,再大,也不可捅破那层天。

天峡。峡在天上。想必是仙女下凡,或是峡已得修炼成仙。光听这名字,就想去看看。

天峡在岳西,崇山峻岭。过检票口,一道水晶帘算是给我们的见面礼。水晶帘也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迎宾瀑,挂在壁立如墙的拦河坝上。十几米高的水泥坝墙将董家河拦腰折断,瀑布在上面表演高台跳水,哗哗有声。

踩着河谷鹅卵石小道上行,过櫟木林,结义石、香妃解索,来到双龙汇。这里是龙门大峡谷和苦竹河的交汇点。我们选择右边的栈道,进入龙门大峡谷,那里有九瀑连环瀑布群,更有意思。

山上的野生植物真多,化香、三尖杉、半边月(木马桑)、石岩枫、棕榈、盐肤木、牛鼻栓(木里仙)、野茉莉、野漆树、青檀、吊石苣苔、银缕梅、櫟木……无一例外,它们胸前都佩戴印有二微码的标识牌,那是它们的身份证。年纪最大的,该是银缕梅吧,6700万年前最古老的被子植物,仅存于我国,堪称植物界的活化石。但它们的外表极普通,混迹于杂树丛,是真正的隐士。

路口的那些古藤想必已迎候多时,在山静林幽的峡谷,见到我们很激动,有的用指头勾一下你的衣袖,让你歇歇;有的像小调皮的小姑娘,当你走近时伸出胳膊拦一下,让你低头,心疼一番。

沿峡谷铺设的木栈道真好,它让我的脚步笃笃有声,踩钢琴似的。再往上,经过百年櫟木林、巨石谷、鱼印石、白龙涧,来到九丫树。从这里开始,山势渐陡,流泉响水胆子大了些,敢放开歌喉了,空谷里尽是它的回音。

峡在天上

疏泽民

走着走着,发现一条“青龙”在溪水中嬉水,尾巴摇得正欢,搅起一簇簇水花;一只“仙鹤”受惊扰,从山涧振翅而起,一路跳跃,山谷里尽是“嘻嘻”的鹤音;一条银蛇出洞,顺着溪水游入深潭,掀起阵阵涟漪;一头天熊静坐断崖之上,目视逆流上窜的银鱼,伺机张口捕食……盯睛细看,它们不是青龙,不是仙鹤,不是银蛇,也不是天熊,而是瀑布,分别叫青龙瀑、仙鹭瀑、银蛇瀑、天熊瀑。水是有灵性的,活着的水,更富灵性,于是,这里的瀑布就通了灵,类形状物,无不活龙活现,栩栩如生。

通了灵的,还有珍珠瀑、银勾瀑、仙女瀑、凌霄瀑。光听这些名字,脑海里就有了画面;走上跟前,画面立即站起来,活起来,立体起来,丰富起来。临水照影,不觉好笑:自己分明也在画中呢。

峡谷是一轴山水,随着我上行的脚步,徐徐展开。压轴的镜头,留在最后,就连名字也充满想象——通天瀑。

果真通了天。

山顶豁了块口子,抑或是与山顶相触的天空被戳了个洞,白花花的水流就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泻下来。李白吟诵的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,大约就是这个样子。

瀑布似白色闪电,从山顶豁口冲下来的水流,犹如树梢上掉落的雪团,与空气相撞,与岩石碰擦,碎成白

粉。白粉下落到十几米处的平台处,顿了一下,擦着山岩跌入山腰的平潭,溢出来的水流分成两股,沿着岩石继续往下滑50多米,撞上陡坡处突出来的岩石,裂成多股,形成九龙瀑奇观。

落差106米,这是我见过的最高的瀑布,刚才沿途见到的那些瀑布,现在看来都是铺垫。站在观瀑台上,几次想用手机拍摄全貌,都未能如愿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瀑布,甚至一度联想到美国好莱坞科幻大片。在这群山连绵的天峡,瀑布奔流不息,不舍昼夜。这滔滔之水来自哪里? 我问山,大山以一堵墙的姿势静

默,肃穆,所有的话都交给山风去说了,交给流岚去说了。山体如佛,俯视万物苍生,风清云淡。

流过多少年了? 千年? 万年? 万万年? 我不知道。瀑布之水天上来,从山峡形成之日,便在这里俯冲、跳跃,前赴后继,生生不息。很久以前,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吧。但对通天瀑来说,世人知或不知,与己无关;风霜雨雪四季轮回,与己无关。作家胡竹峰先生说,在天峡,“隐隐有乘风归去的仙气”。在我看来,悬瀑千万年,想必早已得道成仙,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,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

在观瀑台上,我多站了一会。听瀑,听风,听山与水的对话。简直是天然氧吧,肺腑被清新的空气洗过,目光被清澈的瀑布洗过,耳根被清脆的鸟鸣洗过,洗得浑身清亮亮的。从天峡回来,我的耳畔依然回响着如洗的梵音。



冬雾 汤青 摄